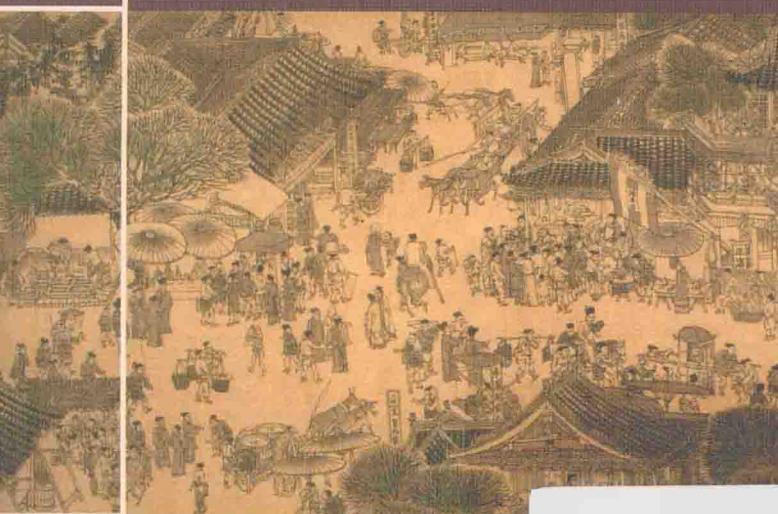


〔宋〕孟元老○原著  
李合群○注解

# 《东京梦华录》注解

## 注解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东京梦华录》

注解



〔宋〕孟元老  
李合群 原著  
注解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京梦华录》注解 / [宋] 孟元老原著，李合群注解。—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112-16153-9

I. ①东… II. ①孟… ②李… III. ①开封市—地方史—史料—北宋 ②《东京梦华录》—注解 IV. ①K29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5470号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作为北宋末年东京开封城的百科式全书，内容十分丰富，诸如城池结构、官府街巷、店铺酒楼、饮食娱乐、民风习俗、时令节日、歌舞百戏、朝廷朝会、郊祭大典等，几乎囊括了当时的社会全貌。全书共分10卷，3万余字。第一卷记载了北宋东京外城、内城及大内（皇城）城池结构，以及河流、皇城布局、中央官府等。第二、三卷主要包括大内前的几条重要街道、店铺、酒楼、饮食、夜市、早市、杂卖、防火等内容。第四、第五卷主要描述了皇太子纳妃、公主出降及民间娶妇、育子等习俗，还有肉行、鱼行等各种行市以及市井娱乐活动等。第六卷以后直到结束，作者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正月、立春、元宵、十六日、清明节、四月八日、端午、六月六日、七夕、中元节、中秋、重阳、立冬、冬至、十二月、除夕等节日活动，以及一年之中的重大皇家礼仪，诸如元旦朝会、冬至车驾宿大庆殿、祝寿、祭祀太庙、南郊祭天、下赦等。

本书可供城市史、建筑史、文化史等领域研究以及从业人员、文化爱好者使用，亦可作为历史、建筑、考古、文学等学科参考书。

责任编辑：吴宇江

装帧设计：锋 尚

责任校对：姜小莲 关 健

## 《东京梦华录》注解

[宋] 孟元老 原著

李合群 注解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5<sup>3/4</sup> 字数：600千字

2013年12月第一版 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78.00元

ISBN 978-7-112-16153-9

(2490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北宋东京城，人口逾百万，为当时世界东方的大都市。其昔日盛况，正史、宋人笔记及诗词等，皆有所涉及。但是，最为完整、细致的描述，当首推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书中记述了北宋末年京师开封城的地理风物，诸如城池、河流、皇宫、诸司、市井风貌、岁时货物、街巷店肆、民间风俗等，可谓是当地的一部百科全书。

根据文中“绍兴丁卯岁除日幽兰居士孟元老序”，可知《东京梦华录》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腊月二十九日。作者在自序中还说，他于宋徽宗崇宁癸未（1103年）跟随做官的父亲宦游到京师开封，至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可知他在京师开封城生活了24年之久。金人攻破开封城后，孟元老与诸多北方人一样，带着家破国亡之恨，逃到江南。但是，南渡之士难以忘怀昔日开封的盛世繁华。宋人周辉《清波杂志·别志》卷二记载：“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小阙，听之感慨，有流涕者。”而渐入老境的孟元老，正如自序所说：“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于是写成梦华录，以慰故国故乡之思。

关于《东京梦华录》的作者，从其自序中可知为孟元老，但学术界尚有争议。早在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年），藏书家常茂徕在其跋语中说孟元老即徽宗时曾任礼部侍郎的孟揆。20世纪80年代初，孔宪易先生发表“孟元老其人”（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一文否定孟揆之说，认为应是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之族人，曾任开封

仪曹的孟钺。近年，李致忠先生又发表“《东京梦华录》作者续考”（见《文献》2006年第3期）一文，补充新的史料，支持孔宪易之说。不过，诸说也只是合理的推测，尚缺乏直接的证据。

《东京梦华录》面世后，影响很大。南宋时期，常为一些相关著作所援引。如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吴自牧所撰的《梦粱录》，成书于南宋宁宗年间（1195~1224年）的《西湖老人繁胜录》，成书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耐得翁所撰的《都城纪胜》，以及成书于元朝初年周密所撰的《武林旧事》，这些著作的编撰体例及叙述方式，以及涉及朝政礼仪、节日风俗等内容，大都同于《东京梦华录》。此外，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4“靖康中帙”中记述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初一日事时，基本上抄录了《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之内容。

《东京梦华录》最早刊行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赵师侠作跋，即后人所说的“宋大字本”，惜已失传。其次为元刊本，题目为《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明初重刊。清代学者黄丕烈所见并题跋的即此刊本。明万历年间沈士龙、胡震亨又将《东京梦华录》重刊，仍为十卷，收入《秘册汇函》中，并有题跋，即后来所谓的“秘册汇函本”。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收录《东京梦华录》，归入“史部·地理类”，十卷，卷前有四库馆臣所撰的提要。清光绪至民国年间，张凤台编辑《三怡堂丛书》，由河南官书局刊行，收录古籍17种，其中即有《东京梦华录》。民国时期，《东京梦华录》收录于《丛书集成初编》中，系据“秘册汇函”本影印，后附赵师侠原跋与毛晋跋。此外，还有抄本传世，如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年）开封常茂徕抄本，由民国时期的邓孝先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东京梦华录》的注本不断出现。最早为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邓子诚的《东京梦华录注》，1982年重印。199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姜汉椿的《东京梦华录全译》，2010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王永宽的《东京梦华录》译文本。在所有注本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推伊永文先生的《东京梦华录笺注》，200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后又再版。此外，还有日本学者入矢义高、梅原郁合著的《东京梦华录译注》等。

这本《〈东京梦华录〉注解》，在参考、借鉴上述诸注本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注释的广度及深度上有所作为。并尽力做到如下四点：一是通过广征博引，对《东京梦华录》流传下来的各种刊本以及国内外各种注本，进行校勘，以图恢复其原貌。校勘内容包括诸刻本中用错的字、词，以及注本中的误注、误释等。二是引证大量的史料文献、出土文物、图片资料等，对原书中内容进行释义与解读，从而使内容更加明晰、丰富与直观。三是饮食部分是原书中的重要内容，但其名称多用当时俗

语，作者又无解释，人们读后往往不知所云，诸家注本涉及亦少，本书对此予以特别关注。四是对于书中内容，若参照其他文献能复原的，皆绘出或引用复原图予以展示，如东京大内布局、杈子、防火楼、城门楼等。为了便于阅读，将原书中的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一律改作现在的通用字。如“菓”→“果”，“馀”→“余”，“疋”→“匹”，“盃”→“碗”，“喫”→“吃”，“綵”→“彩”等等。

《东京梦华录》内容，可谓博大精深，正如伊永文先生在《东京梦华录笺注》前言中所说，书中“任何一个条目，都可以作为一个专题加以研究”。笔者注解也只是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者在“梦华录”的研究上，更上一层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东京梦华录》所记，只是北宋末年徽宗时期开封的景象。而开封作为北宋都城长达167年，城市格局的演变，一直贯穿始终。为了解北宋开封城的变迁史，除了《东京梦华录》之外，还有一些史书也是必读的，如王瓘在熙宁四年（1071年）奉神宗特诏写成的《北道刊误志》，宋敏求（1019~1079年）的《东京记》（惜已亡佚，书中的某些内容，因被他书引用而幸存下来），神宗时期日本僧人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等。更有与孟元老同时期的袁褧，其所写的《枫窗小牍》一书，书中所记北宋末年的开封景象，正可与《东京梦华录》相互印证与补充。如方圆九里之艮岳，孟氏不载，而袁氏则记之甚详。这些文献中的相关内容，笔者已融入注解之中。

# 梦华录序

仆从先人宦游南北<sup>1</sup>，崇宁癸未到京师<sup>2</sup>，卜居于州西金梁桥西夹道之南<sup>3</sup>。渐次长立，正当辇毂之下<sup>4</sup>，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sup>5</sup>，但习鼓舞；班白之老<sup>6</sup>，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sup>7</sup>，雪际花时<sup>8</sup>，乞巧登高<sup>9</sup>，教池游苑<sup>10</sup>。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竟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sup>11</sup>。金翠耀目，罗绮飘香<sup>12</sup>。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sup>13</sup>，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sup>14</sup>。八荒争凑<sup>15</sup>，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sup>16</sup>，拜郊孟享<sup>17</sup>。频观公主下降<sup>18</sup>，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sup>19</sup>，冶铸则立成鼎鼐<sup>20</sup>。观妓籍则府曹衙罢<sup>21</sup>，内省宴回<sup>22</sup>；看变化则举子唱名<sup>23</sup>，武人换绶<sup>24</sup>。仆数十年烂赏叠游<sup>25</sup>，莫知厌足<sup>26</sup>。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sup>27</sup>，出京南来，避地江左<sup>28</sup>，情绪牢落<sup>29</sup>，渐入桑榆<sup>30</sup>。暗想当年，节物风流<sup>31</sup>，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sup>32</sup>，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sup>33</sup>，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sup>34</sup>，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然以京师之浩穰<sup>35</sup>，及有未尝经从处，得之于人，不无遗阙。倘遇乡党宿德<sup>36</sup>，补缀周备，不胜幸甚。此录语言鄙俚<sup>37</sup>，不以文饰者，盖欲上下通晓尔，观者幸详焉。

绍兴丁卯岁除日<sup>38</sup>，幽兰居士孟元老序。



[1] 先人：指作者死去的父亲。宋人王安石《伤仲永》曰：“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

[2] 崇宁癸未：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京师：此指北宋东京开封城。

[3] 卜居：选择居处。州西：即北宋东京城的西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9：“城，避朱梁讳，改曰州，如东都州、南州、北州是也。”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卷15：“秦始皇讳政，至今呼正月为征月，伪赵避石勒讳，至今改罗勒为兰香。朱高祖（应为梁太祖）父名诚，至今京师呼城外有（为）州东、州西、州南、州北，而韦城、相城、胙城等县，但呼韦县、相县、胙县是也。”因朱温之父名诚，升汴州为东都开封府后，为避“诚”之讳而将城的东、西、南、北改为州东、州西、州南、州北。金梁桥：汴河上的一座桥梁。

[4] 牝毂之下：指京都，犹言在皇帝车驾之下。汉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

[5] 垂髫之童：垂髫，古时童子未冠者头发下垂，故以此代指童年或儿童。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6] 班白：即“斑白”，头发花白，年老之意。《礼记·祭义》：“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郑玄注：“班白者，发杂色也。”

[7] 灯宵：灯夜。月夕：中秋节。

[8] 雪际：下雪之时，指冬天。花时：花开之时，指春天。

[9] 乞巧：指农历七月初七，相传牛郎、织女此夜在天河相会。旧时风俗，农历七月七日夜（或七月六日夜）妇女们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称为“乞巧”。

[10] 教池：即北宋东京西的金明池。宋人周辉《清波杂志·别志》卷2：“上池初曰教池，以泰陵服药久未康复，俗谓语病，乃改焉。”游苑：指浏览琼林苑。

[11] 御路：指都城内皇帝所行之街道，与上句的“天街”同义。此两句描绘了北宋东京街道的繁华，可用北宋翰林学士宋祁的《鹧鸪天》作注脚：“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如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12] 罗绮：指丝绸衣裳，借指衣着华贵的女子。宋人陆游《老学庵笔记》

卷1：“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妇女上輶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此言可视为“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之注脚。宋人王明清《投辖录·章丞相》：“章丞相初来京师，年少美丰姿。当日晚，独步禁街，睹车子数乘，舆卫甚都，最后者，轂后一妇人，美而艳，揭帘目逆丞相，因信步随之，不觉至夕。妇人以手招丞相，丞相遂登车与之共载，至一甲第，甚雄壮。妇人遮蔽丞相，杂众人以入一院，深邃若久无人居者。少顷，前妇人始至，备酒馔之属亦甚珍。丞相因问其所，妇人笑而不答。自是妇人引侪类辈迭相往来，俱媚甚，询之皆不顾而言它。每去则必以巨锁扃之。如是累日夕，丞相体为之敝，意甚彷徨。一姬年差长，忽发问曰：‘此岂郎君所游之地，何为而至此耶？我之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宠婢多而无嗣，每钩至少年之徒与群妾合，久则毙之，此地凡数人矣。’丞相惶骇曰：‘果尔，为之耐何？’姬曰：‘观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必能免。主翁翌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以衣子，且不复锁子门，俟至五鼓，则吾当来呼子，子亟随我登厅，事我当以厮役之服披子，随前驺以出，可以无患矣。尔后慎勿以语人，亦不可复由此街，不然，吾与若彼此皆祸不旋踵矣。’诘旦，其姬果来扣户。而丞相乃用其术，得免于其难。后丞相既贵，犹以其事语族中所厚而善者，云后得其主之姓名，但不欲晓之于人耳。”

[13] 柳陌花衢：指妓院聚集的街市。元人李邦佑《转调淘金令·思情曲》：“花街柳陌，恨他去胡沾惹；秦楼榭馆，怪他去闲游冶。”

[14] 按管调弦：指吹奏管弦乐器，现有成语“弄管调弦”。

[15] 八荒：四面八方遥远的地方，犹称“天下”。汉人贾谊《过秦论》：“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16] 天表：指天子的仪容。唐人房玄龄《晋书·裴秀传》：“秀后言于文帝曰：‘中抚军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教池：此处指迎祥池，详见本书卷之六《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

[17] 拜郊：指帝王郊祭敬拜上帝神祇。孟享：帝王宗庙祭礼在每年的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举行，故称孟享。

[18] 下降：指公主出嫁。详见本书卷之四《公主出降》。

[19] 明堂：为帝王宣明政教之所。元人脱脱《宋史》卷101《礼志四·明堂》：“（徽宗政和五年，即1115年）乃徙秘书省宣德门东，以其地为明堂。”

[20] 鼎鼐：古代两种烹饪器具。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7：“予以谓为古之鼎鼐皆无盖，而足皆圆直无作兽形者，此乃敦耳。”



[ 21 ] **妓籍**: 犹乐籍, 借指入乐籍的妓女。府曹: 指府署的一个部门。唐人孙棨《北里志·序》:“京中饮妓, 籍属教坊, 凡朝士有宴聚, 须假诸曹署行牒, 然后能致于它处。唯新进士设馔, 顾吏, 故便可行牒。”

[ 22 ] **内省宴回**: 指官员从官中赴宴归来。内省: 宫中。

[ 23 ] **唱名**: 举人殿试后, 皇帝呼名召见登第进士。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3《唱名》:“《宋朝会要》曰:‘雍熙二年三月十五日, 太宗御崇政殿试进士, 梁颢首以程试上进, 帝嘉其敏速, 以首科处焉。十六日, 帝按名一一呼之, 面赐及第。’唱名赐第, 盖自是为始。”

[ 24 ] **换授**: 酌其才能调任官职。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4:“祖宗之世, 文臣换授武使, 皆不越级。”

[ 25 ] **烂赏**: 随意欣赏, 纵情玩赏。宋人欧阳修《定风波》词:“春到几人能烂赏, 何况无情风雨等闲多。”

[ 26 ] **厌足**: 满足。东汉人班固《汉书》卷24下《食货志第四下》:“富人臧钱满室, 犹无厌足。”

[ 27 ] **靖康丙午**: 指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

[ 28 ] **避地**: 迁移以避灾祸。江左: 指长江下游以南地区。

[ 29 ] **牢落**: 孤寂, 无聊。宋人罗公升《牢落》:“牢落岁时晚, 天寒游子悲。”

[ 30 ] **桑榆**: 指日落时余光所在, 谓晚暮, 以喻垂老之年。南朝人范晔《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唐人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 31 ] **节物**: 各个季节的风物景色。风流: 风韵美好动人。

[ 32 ] **曩昔**: 从前。宋人周辉《清波杂志·别志》卷2:“绍兴初, 故老闲坐, 必谈京师风物, 且喜歌曹元宠‘甚时得归京里去’十八阙, 听之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后更无人说著, 盖耆旧日就沦, 言之, 可胜于邑。”此言可视为文中“谈及曩昔”之注脚。

[ 33 ] **浸久**: 时间很久。元人脱脱《宋史》卷172《食货志上一》:“承平浸久, 势官富姓, 占田无限, 兼并冒伪, 习以成俗, 重禁莫能止焉。”

[ 34 ] **华胥之国**: 传说中的仙国名。《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 游于华胥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 台州之北, 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 神游而已。”

[ 35 ] **浩穰**: 人口众多。

[ 36 ] **乡党**: 泛称家乡。宿德: 年老有德者。

[ 37 ] 鄙俚：粗野，庸俗。宋人周辉《清波杂志·别志》卷2：“孟元老梦华录，其叙郊祀朝会、上元教池为详，可互稽考未备，但梦华语图晓俗无文采，不能起其事。”

[ 38 ] 绍兴丁卯：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岁除日：除夕。



# 目录

前言 ..... 3

梦华录序 ..... 10

幽兰居士

## 《东京梦华录》卷之二

御街 ..... 52

宣德楼前省府官宇 ..... 55

朱雀门外街巷 ..... 63

州桥夜市 ..... 71

东角楼街巷 ..... 76

潘楼东街巷 ..... 83

酒楼 ..... 88

饮食果子 ..... 93

幽兰居士

## 《东京梦华录》卷之三

马行街北诸医铺 ..... 102

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 ..... 105

大内前州桥东街巷 ..... 111

相国寺内万姓交易 ..... 114

寺东门街巷 ..... 123

上清宫 ..... 128

马行街铺席 ..... 133

般载杂卖 ..... 137

都市钱陌 ..... 140

雇觅人力 ..... 143

防火 ..... 146

天晓诸人入市 ..... 150

诸色杂卖 ..... 153

## 幽兰居士

### 《东京梦华录》卷之四

军头司	156	正月	215
皇太子纳妃	161	元旦朝会	218
公主出降	165	立春	229
皇后出乘輿	169	元宵	232
杂货	171	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	242
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	174	十五日驾诣上清宫	246
筵会假赁	176	十六日	248
会仙酒楼	179	收灯都人出城探春	253
食店	181		
肉行	185		
饼店	187		
鱼行	190		

## 幽兰居士

### 《东京梦华录》卷之六

清明节	259	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	265
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	273	驾幸琼林苑	279
民俗	192	驾幸宝津楼宴殿	282
京瓦伎艺	197	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	285
娶妇	204	驾幸射殿射弓	294
育子	212	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	297
驾回仪卫	299		

幽兰居士

《东京梦华录》卷之八

四月八日..... 303

端午..... 306

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

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 310

是月巷陌杂卖..... 315

七夕..... 318

中元节..... 323

立秋..... 326

秋社..... 328

中秋..... 330

重阳..... 333

十一月..... 384

除夕..... 388

幽兰居士

《东京梦华录》卷之十

冬至..... 351

大礼预教车象..... 353

车驾宿大庆殿..... 356

驾行仪卫..... 361

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 364

驾诣青城斋宫..... 367

驾诣郊坛行礼..... 370

郊毕驾回..... 377

下赦..... 380

驾还诣诸宫行谢..... 383

十二月..... 384

除夕..... 388

幽兰居士

《东京梦华录》卷之九

十月一日..... 336

天宁节..... 338

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 340

立冬..... 350

附录 《东京梦华录》序跋

391

日本静嘉堂文库影印 元刊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跋文

391

《秘册汇函》本《东京梦华录》跋文

392

《津逮秘书》本《东京梦华录》跋文

392

《四库总目提要》中《东京梦华录》提要

393

钱曾《读书敏求记》中《梦华录》题记

393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中《东京梦华录题记》

393

赵希弁昭德先生读书志附志

394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394

主要参考文献

395

后记

396

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卷之一

东都外城

东都外城<sup>1</sup>，方圆四十余里<sup>2</sup>。城濠曰护龙河<sup>3</sup>，阔十余丈<sup>4</sup>。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sup>5</sup>，禁人往来。城门皆瓮城三层<sup>6</sup>，屈曲开门<sup>7</sup>，唯南薰门<sup>8</sup>、新郑门<sup>9</sup>、新宋门<sup>10</sup>、封丘门<sup>11</sup>，皆直门两重，盖此系正门<sup>12</sup>，皆留御路故也。新城南壁，其门有三<sup>13</sup>：正南门曰南薰门；城南一边，东南则陈州门<sup>14</sup>，傍有蔡河水门<sup>15</sup>；西南则戴楼门，傍亦有蔡河水门。蔡河正名惠民河<sup>16</sup>，为通蔡州故也。东城一边，其门有四<sup>17</sup>：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sup>18</sup>，遇夜如闸垂下水面<sup>19</sup>，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sup>20</sup>，出拐子城<sup>21</sup>，夹岸百余丈；次则曰新宋门<sup>22</sup>；次曰新曹门<sup>23</sup>；又次曰东北水门，乃五丈河之水门也<sup>24</sup>。西城一边，其门有四<sup>25</sup>：从南曰新郑门；次曰西水门，汴河上水门也<sup>26</sup>；次曰万胜门<sup>27</sup>，又次曰固子门<sup>28</sup>；又次曰西北水门，乃金水河水门也<sup>29</sup>。北城一边，其门有四<sup>30</sup>：从东曰陈桥门<sup>31</sup>，乃大辽人使驿路；次曰封丘门<sup>32</sup>，北郊御路；次曰新酸枣门；次曰卫州门。诸门名皆俗呼<sup>33</sup>。其正名如西水门曰利泽，新郑门曰顺天门，固子门曰金耀门。新城每百步设马面<sup>34</sup>、战棚<sup>35</sup>，密置女头<sup>36</sup>，旦暮修整，望之耸然。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阴。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sup>37</sup>，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sup>38</sup>，每日修造泥饰<sup>39</sup>，专有京城所<sup>40</sup>，提总其事。



[1] **东都外城：**宋人薛居正《旧五代史》卷3《梁太祖纪》记载，开平元年（907年），梁太祖朱温下诏：“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与当时西都洛阳相对而言，北宋时期亦沿用此名称。外城：清人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以下皆简称《宋会要》）1之1：“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周显德三年，令彰信节度韩通董役兴筑。国朝（北宋）以来，号曰国城，亦曰外城，又曰罗城。”20世纪80年代当地文物部门曾对宋东京外城遗址进行勘探与局部发掘（图1-1）。

[2] **方圆四十余里：**对宋东京外城周长，文献有不同记载。清人徐松《宋会要·方域》1之1、《宋史》卷85《地理志》、《玉海》卷174皆记载宋外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6记载外城为“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步”，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卷3记为“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按考古资料，宋外城遗址周长29120米（丘刚、孙新民：《北宋东京外城的初步勘探与试掘》，《文物》1992年第2期），折合宋代计量单位约51里，与“五十里百六十步”基本吻合，故孟元老所记的“方圆四十余里”，不甚准确。

[3] **护龙河：**即护城河。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皆简称《长编》）卷331：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甲子，诏：‘在京新城外四壁城壕开阔五十步，下收四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宋人李焘《长编》卷332（元丰六年正月乙酉）：“诏：‘闻新城四面濠溢，毁公私舍屋、土田。委杨景略估直给之，或还以官地。其官营房及民坟寺、舍屋，责京城所管认拨移修盖。’”宋人李纲《梁溪集》卷50《乞措置防护汴河斗门及引水入壕札子》：“臣伏奉御批送到札子，为壕河水势陡落，见有人涉水过往，寅夜不便，令多差人守御。臣已札下四壁，疾速依应施行，契勘汴河水涸，今已累日。虑被贼人开决斗门，欲遣将兵防护。汴河堤岸司官吏前去相度，收斗门水，并南有蔡河、西有金明池水柜。金水河皆可引水入壕，增助水势。欲乞指挥都大提举汴河堤岸司，同共相度，疾速措置施行，谨具奏知。”

[4] **阔十余丈：**对于宋东京外城护城河的宽度，文献有不同记载。宋人李焘《长编》卷331，元丰五年（1082年）十二月甲子条记载：“在京新城外四壁城濠，开阔五十步，下收四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宋人范祖禹《上哲宗乞罢修京城》：“臣闻开



图1-1 宋东京外城西南城角暴露地面部分  
(20世纪80年代拍摄)